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六

ロ 12
3110
6

門 012 3110 卷 6

左傳輯釋卷七

僖公

日南　安井衡　著

經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註］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杜註］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杜註］翟泉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安註］衡案、此當據傳爲斷、王子虎稱人、猶沒公不書、皆罪卿會公侯耳、非魯侯諱盟天子大夫也、然不當會、而與之會、會者亦有罪、故傳特擧卿罪、而沒公不書、與王子虎稱人之義自明、故不復釋之也、雒諸本作洛、案雍州之浸作洛、豫州之川作雒、自古截然不紊、自典引漢火德忌水改洛爲雒之說出、後儒多以洛爲正字、漢若忌水、當亦改漢字作某字、可謂妄矣、今訂正、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杜註］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杜註］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

圍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杜註]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安註]正義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齊召南云案國子高子乃齊之命大夫世爲上卿傳十二年管仲之言可證不得云非上卿也此會宋序齊上或是王子虎以國之列爵爲序故齊次宋耳卿不書罪之也[杜註]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歃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註]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杜註]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註]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安註]正義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顧炎武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衡案凡犧毛角有定式故云問之而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杜註]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安註]中井積德云瑕雖立踰年而不稱爵者以成公在外故不成其爲君也正與鄭子儀同衞案衞州吁篡立踰年時衞別無君亦不稱君然則以惡立者未會諸侯不成其爲君杜注有據未可遽非也衞侯鄭歸于衞[杜註]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安註]衞案衞侯之歸魯雖爲請王與晉侯衞侯懼元咺不敢歸及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乃敢歸蓋周冶既殺元咺等使人告之故從國逆之例傳詳載其事所以釋歸于衞也晉人秦人圍鄭[杜註]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蕭[杜註]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杜註]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杜註]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杜註]齊晉與國晉侯使醫衍酖衞侯[杜註]衍醫名晉侯實怨衞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杜註]甯俞視衞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杜註]雙玉曰瑴公本與衞同好故爲之請秋乃釋衞侯衞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杜註]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杜註]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杜註]服卿服將入覲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杜註]見周歂死而懼、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註]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杜註]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杜註]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杜註]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杜註]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杜註]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杜註]陪益也、[安註]衡案、陪本或作倍、錢大昕云、从阜為正、今從足利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共其乏困、[杜註]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杜註]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杜註]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安註]正義不闕秦焉取之、惠棟云、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刻云、不闕秦焉取之、正義案沈文何云、不闕秦更何處取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宋本云由不闕秦焉取之、亦誤、衡案正義摽起止亦無若字將字、石經旁增皆妄人所為、惠說是也、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杜註]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杜註]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安註]衡案、敝敗也、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杜註]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杜註]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杜註]晉東界、[安註]衡案、晉有河外在鄭西北、故杜解東為晉東界、然其都在河東、自晉往鄭、當濟河而西、故昭十八年鄭火、子產辭晉

公子公孫于東門、此東蓋謂鄭東界、杜注未是、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杜註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杜註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安註釋文、歜在感反、正義、齊有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顧炎武云、歜字誤、玉篇作𣌭、徂敢反、菖蒲葅也、王引之云、廣韻入聲一屋、歜、說文本才六切、歜歜也、才六之音、轉爲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歜從黽聲、而音才感切、猶𪓕從㚔聲、而音徐鹽切、𪓕㚔皆以夫爲聲也、若從蜀聲之字、徧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黽、不當從蜀也、特以歜字或省作歜、黽字隸書作罨、與蜀相似、以故轉寫者誤作歜、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腎氣有時間濁、心脈濁、四濁字、徐廣並云、一作黽、可知黽與蜀字常相亂也、歜爲歜之誤、歜爲𣌭之省、依字正當作𣌭、段氏說文注曰、歜、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爲葅、其氣觸鼻、故名昌歜、正義云、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段氏乃欲改歜爲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歜、我未之前聞也、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杜註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杜註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杜註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杜註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杜註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安註正義、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衡案、舜典云、望于山川、則鄭康成以望爲祭山川之名、是也、但以魯境不及於河、遂據禹貢、易公羊之河以淮、恐未是、海岱及淮雖在徐州、魯境亦不及淮海、諸侯祭在其封內者、不言祭在其州內者、則淮之不可祭、與河同耳、竊謂濟亦四瀆之一、在齊魯之間、其經魯地者、謂之魯濟、論語云、先王以顓臾爲東蒙之主、其山於魯境爲大、則所謂三望、蓋岱濟東蒙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杜註無傳、自爲其子成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杜註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杜註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杜註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安註王念孫云、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

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衡案共音恭、霸主召之、先諸侯而至、恭也、國語作先、左氏作共、字異而意同、不必破共爲先矣、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杜註】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熒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杜註】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杜註】必其時、而卜其牲日、【杜註】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杜註】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杜註】怠於古典、漫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杜註】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爲卿、【杜註】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杜註】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杜註】歆猶饗也、杞鄫何事、【杜註】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杜註】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杜註】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杜註】改祀相之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杜註】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杜註】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杜註】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杜註】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杜註】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杜註】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杜註】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杜註】如牛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之必大捷焉、〔杜註〕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安註〕陸粲云、雖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日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很多、未容悉以理斷、衡案、陸云偃以他術知之、是也、其言左氏好采異說、則失之、左氏據實記事耳、豈如陋儒拘理諱奇、以加減其言哉、後世亦有闚子規知北虜南侵者、何獨怪左氏哉、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杜註〕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杜註〕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杜註〕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杜註〕悖、害良善、〔安註〕衡案、勤、勞也、無所、無所與上知所為相反、謂無知何所為、悖心、有畔悖長上之心也、林堯叟以滅滑為悖心之事、然滅滑之謀出於孟明、此傳云師知所為、謂士卒知其謀、則滅滑非悖心所為、蓋士卒知襲鄭、故無悖心、唯士卒知之、故弦高亦知以犒師、即傳所云鄭必知之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杜註〕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杜註〕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安註〕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兮、惠棟云、唐石經初刻作孟兮、後改子、衡案、百里視字孟明、左氏例以子配字、哀十一年傳有子曰、就用命焉、謂冉有、十五年傳、季子曰、是公孫也、謂季路、作子是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安註〕正義、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爾墓之木拱矣、〔杜註〕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杜註〕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杜註〕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杜註〕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註〕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杜註〕以其深險故、〔安註〕王引之云、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吾將尸爾焉、穀梁傳略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秦師遂東、〔杜註〕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杜註〕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註〕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杜註】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爲卿、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杜註】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安註】衡案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乙巳在癸亥前七十九日、故杜以爲十一月十二日、且公如齊朝、但弔有狄師而已、不當淹留至三月之久、蓋轉寫誤一爲二耳、杜注是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杜註】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安註】顧炎武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非、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杜註】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註】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杜註】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杜註】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杜註】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安註】衡案周禮地官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注疏材、草木有實者、又曰以稍聚待賓客、注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不言共菜、杜蓋以菜包二物、然非古義也、行則備一夕之衞、且使遽告于鄭、【杜註】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杜註】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杜註】嚴兵待秦師、【安註】高誘云、厲、利其兵、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杜註】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安註】衡案、資讀爲粢、同音假借、粢、稻餅也、脯、籩實、粢、豆實、生肉曰餼、牽、未殺者、謂牛羊豕、皆俎實也、此謂饗燕之物、故下文云、取其麋鹿、以閒敝邑、杜訓資爲糧、非、爲吾子之將行也、【杜註】亦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杜註】原圃、具囿、皆囿名、【安註】山井鼎云、宋本囿作圃、阮元云、考文所謂宋本即此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囿、盧文弨鍾山札記云、宋時本具圃、今本作具囿、引初學記、水經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並作具圃、是也、衡案阮云、此本謂十行本、足利學所藏宋本、刻於紹興、乃注疏合刻祖本、阮所校十行本、則慶元本、明嘉靖中經翻刻者、彼未嘗覩足利本、而強同之、妄矣、今從足利本、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杜註】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安註】

衛案、此段杜注未悉傳意、蓋言、今鄭餼牽既竭矣、是以不能饋、吾子今束載我以爲吾子以此故將行也、然鄭有原圃、吾子自取其麋鹿、以供餼牽、亦足以燕食矣、不必行也、反言以促其行、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杜註 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安註 陸粲云、逸周書曰、敏疾也、此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杜註 爲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杜註 奉、與也、安註 陸粲云、奉承也、猶言獻也、衛案、奉、手承而持之也、凡贈物貴人、必奉之、故又訓獻、因引伸爲贈與之義、天貴於我、不當言天獻我、故杜訓與、陸駁之、未達杜意耳、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杜註 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安註 顧炎武云、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杜註 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安註 顧炎武云、滑國者晉之同姓、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杜註 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杜註 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安註 衛案、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服、下文穆公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是古者軍敗、以喪禮自居、時襄公居喪素服、嫌於軍敗、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杜註 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師、杜註 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師、孟明等、安註 衛案、孟明、百里奚之子、視名也、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杜註 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杜註 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杜註 欲使還拜謝、因而執

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杜註】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註】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杜註】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安註】王念孫云、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不替孟明曰、孤之罪也、白帖五十九出一眚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誤、衡案、王云不替孟明、左氏記事之詞是也、云明下脫曰字則未是、此無曰字者、蒙上鄉師而哭曰之曰、省文、選注白帖、不并引鄉師而哭曰、若不補曰字語意不可通、故以意增之、非左傳舊本有曰字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杜註】眚過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杜註】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杜註】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註】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杜註】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杜註】元首、面如生、【杜註】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杜註】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鉏也、野饋曰饁、【安註】正義、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杜註】如見大賓、承事如祭、【杜註】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杜註】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安註】釋文、殺音弒、或如字、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杜註】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杜註】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杜註】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安註】正義、毛詩義疏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煮為茹、滑美、又可以為羹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註】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

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註〕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杜註〕還其父故邑 亦未有軍行、〔杜註〕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杜註〕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安註〕衡案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況公侯之貴、有社稷宗廟之重、宦官宮妾或託遺命、以立其所愛、國家之亂、從此始矣、故聖人制此禮、以防未然、其慮深矣、今公忘社稷之重、以就安於小寢、故經書小寢以貶之、而傳以就安釋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杜註〕三十一年瑕奔楚、 門于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杜註〕車傾覆池水中、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杜註〕殺瑕以歸鄭伯、 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杜註〕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熒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杜註〕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杜註〕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 遲速唯命不然紓我、〔杜註〕紓緩也、 老師費財亦無益也、〔杜註〕師久爲老、 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杜註〕楚退欲使晉渡、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杜註〕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葬僖公緩、〔杜註〕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幷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篇倒錯、 作主非禮也、〔杜註〕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安註〕劉敞云、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以下乃當爲句、杜讀緩以上爲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爲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乎、衡案緩字下屬爲句是也、杜以文元年二月癸亥日食推之、乙巳在癸亥七十九日之前、不得在十二月、二月日食通歷者皆以爲入食限、則月誤不在二月、而在十二月、又文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則時既除喪矣、以此二者推之、杜以十二月爲誤、洵是也、但諸侯五月而葬、傳既明言之、故此不復論、專論作主之法、而杜以緩字上屬爲句、失之、又案文元年四月葬僖公、而此言葬僖公者、爲緩作主之節也、蓋於禮君薨明月當作主、魯君臣有意於躋僖公、而議未決、至二年二月始作之、故於此言緩作主、則卒哭而不祔特祀於主者、亦無

所施皆非禮也、故於此言之耳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杜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安註陸粲云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存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也大抵欲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

烝嘗禘於廟、

杜註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安註陸粲云劉用熙曰卒哭而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今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於寢而於廟合祭也然與禮異矣今案劉說得之益傳爲作主故生此論其曰烝嘗禘於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注不明此義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是左氏之言既違禮文而元凱之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常祀不以喪廢又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辨之矣萬斯大云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祔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甚焉近梨洲先生荅吾弟季野曰謂祔後反主于寢總緣誤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益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荅不惟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衡案杜注固失而三家者未爲得今詳考傳文次第明晰絕無可疑者祔後言祀非小祥大祥禫祭而何既禫則純吉矣然後言烝嘗禘於廟是三年服畢始合祭新主於廟也上言特祀者明烝嘗禘之爲合祭也禘與烝嘗並言乃時祭非大禘也必并言烝嘗禘者喪畢合祭新主於廟或於烝或於嘗或於禘所遇即是不言礿者禮諸侯下天子省一時祭而礿祭最薄故不言礿傳文未嘗與禮相違也傳於烝嘗禘始言於廟則先此特祀不於廟不於廟則必於寢先儒既祔反主於寢之說亦未嘗誤且新主與祖主同居一廟褻黷已甚豈先王制禮之意哉既祔後主反于寢似與喪禮每加以遠相悖然主者神事之雖喪不除不純乎喪禮無妨其反于寢也

左傳輯釋卷七終

左傳輯釋卷八

文公

〔安註〕名興，僖公子。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日南 安井衡 著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註〕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註〕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註〕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杜註〕葬緩。〔安〕衡案，喪紀不數閏月，杜云七月而葬，非。餘詳於三十三年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註〕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晉侯伐衛。〔杜註〕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叔孫得臣如京師。〔杜註〕得臣，叔牙之孫。衛人伐晉。〔杜註〕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杜註〕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安〕衡案，春秋魯史，不當書魯人，亦不可從稱我，徒書會某侯，沒會者不書，嫌於魯侯會之，無辭以稱之，故直書卿名，而貶意自見。內稱公，卒稱薨，乃臣尊君之義，與此自別。冬，十

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杜註】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宣四年、公孫敖如齊、【杜註】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杜註】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杜註】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杜註】豐下蓋面方、爲八年公孫敖奔莒傳、【安註】陸粲云豐下謂頤頷豐大也、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杜註】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註】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安註】顧炎武云、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齊召南云、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閏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按此解舉正於中、甚精、衡案、節者氣之首也、故云履端於始、始謂月初、正者氣之正也、舉以爲其月之中、歸餘於終、顧說是也、但歷法約三十二月置閏、閏後三年八月當置閏、而移至歲末、則後於歷法四月、次閏閏後三年四月當置閏、而進置二年歲末、則早於歷法亦四月、次閏置於閏後三年歲末、正合三十二月置一閏之法、然則古歷八年三閏、復歸正數、比今法反覺簡便、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杜註】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杜註】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杜註】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杜註】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安註】衡案、此傳自爲文、與下文王使云云爲節、故不言我君、非借簡也、餘詳於僖公三十三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杜註】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杜註】謝賜命、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杜註】孔達衛大夫、匡在頴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杜註】諸侯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杜註】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杜註】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傚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

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杜註〕昭子、衛大夫、食戚邑。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杜註〕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衛求力足以距晉。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杜註〕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安註〕中井積德云、以其謀陳、爲合於古道耳、未論及陳謀之是非成敗也。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註〕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註〕齒年也、言尚少。〔安註〕顧炎武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嬖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 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杜註〕舉立也。 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註〕能忍行不義。〔安註〕衛宲忍安不仁也。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杜註〕職商臣庶弟。 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杜註〕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安註〕衛宲察覆審也。 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杜註〕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安註〕王引之云、呼即吁字、說文吁驚也、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是呼吁古字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爲虛憊之聲、亦誤。惠棟云、管子曰、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皆謂之役夫。衛宲吁呼聲形義俱近、故吁或作呼、呼或作吁、釋文舉異文耳、未必相通也。呼即嗚呼、江芊怒甚、其聲急、故單言呼耳。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安註〕陳樹華云、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是。然江芊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王引之云、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子職乎。列女傳節義傳載此事、曰大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圍王宮、亦其一證也。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註〕問能事職不。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杜註〕大事謂弒君。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杜註〕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 王請食熊蹯而死。〔杜註〕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杜註〕言其忍甚、未歛而加惡謚。 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安註〕正義、以其爲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居之宮室也。衛宲古者謂貨財爲室、三分公室之類皆是也。 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註〕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杜註〕穆伯公孫敖。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安註〕王引之云、竝之言普也、徧也。竝普徧一聲

之轉、踐脩舊好、要結外援、〔杜註〕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杜註〕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殽之役、〔杜註〕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杜註〕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安註〕衡案、毛傳隧道也、蓋謂大風所行、言大風所行、毀壞衆物、以喩貪人見善謀善政、必敗壞之、類善也、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杜註〕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荅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杜註〕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杜註〕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杜註〕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丁丑、作僖公主、〔杜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安註〕正義、公羊傳云、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萬斯大云、據公羊、有虞主、有練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而于葬僖公下、即言緩作主之非、當即是祔主、祔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也、衡案、閔弟早薨無子、僖兄、在位三十三年、又有功、魯人爲作頌、復有子文公嗣位、故欲躋僖公於閔公之上、而僖嘗臣閔、是以議久不決、及夏父弗忌故鬼小新鬼大之言出、其議始決、故緩作主耳、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杜註〕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杜註〕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衞、故貴而書名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註〕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杜註〕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安註〕萬斯大云、所謂躋者、位次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祖禰昭穆、以明躋之矣、非眞謂閔昭僖穆、閔祖僖禰也、先儒援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禰閔、嗚呼、亦知儀禮此言、爲支子之子爲後于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爲子也、即如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有父哉、且閔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昏、豈有爲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爲其後乎、故兄終弟及者、必同昭穆、斷斷無疑、第因其爲弟、而遂以長君躋之、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也、其不可也必矣、兄弟既同昭穆矣、將同廟乎、異廟乎、曰同堂而異室可也、然

則隱桓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下宮災、何以不言隱閔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宮尚存、必親盡毀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一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宮僖宮、而不及隱閔也、衛案周人甚重昭穆、故大宗無後者、必擇支子孫行者爲後、其有子若孫者適子早沒、不立子而立孫、爲豢其昭穆也、及周衰、有兄終弟及者、於是先儒疑有昭而爲穆、穆而爲昭者、然諸侯五廟、五世親盡則毀廟祧主、若以兄弟爲父子、改其昭穆、惠公爲僖公曾祖、其親未盡、而僖公之時其主既祧、於人心安乎、必不然矣、兄弟既同昭穆矣、而又異廟、則文公之時、有六親廟、與大祖俱七廟、非禮也、夫兄終弟及本非周制、然當時實有其事、則不能無其禮、兄弟同廟雖亦非禮、不若蔑然立七廟之尤甚、故擇其輕者而爲之、禮窮則變、此亦亡乎禮者之禮、君子未必深非之、又覆考之、萬同堂異室之說爲得之、然則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乎、曰兄弟同出乎一父、與支子後大宗者殊、故昭穆當從其本親、若其喪服亦必斬衰三年、若支子入繼國統、則專從爲之子之禮、爲其父母齊衰期、絕其旁親、此先王制禮之意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註杜 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

公子遂如齊納幣、註杜 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註安 衛案、納采禮輕、故據納幣言之耳、

傳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註杜 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註杜 代梁弘、狐鞫居爲右、註杜 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註杜 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註安 衛案、戈有胡、亦可以斬焉、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註安 衛案、禽萊駒也、古者無勇者雖我士亦禽之、哀二年傳、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是也、遂以爲右、箕之役、註杜 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註杜 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爲難、註杜 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註杜 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註安 正義、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衛案鄭說是也、則猶而也、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註杜 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註杜 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註杜 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

之叉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杜註】屬屬己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杜註】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杜註】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杜註】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杜註】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杜註】爲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杜註】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杜註】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安註】衡案、經書魯侯如晉之日、故曰三月乙巳、傳公如晉三字、釋經所以書三月乙巳也、然後云夏四月己巳、乃書其盟日、杜不達傳意、疑經傳有誤、粗矣、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杜註】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安註】衡案、厭讀如環壓溺之壓、壓伏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杜註】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衞故也、【杜註】討元年衞人伐晉、士縠士蔿子、書士縠、堪其事也、【杜註】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安註】正義、成二年傳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其知司空非卿之文也、陳侯爲衞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杜註】陳始與衞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安註】顧炎武云、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衡案、衞之不敵晉、夫人而知之、而陳侯使之伐晉、則執孔達以說、乃其本謀也、顧說可從、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杜註】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閔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杜註】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杜註】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安註】衡案、明見明白見之也、鬼神無形、特祀其靈、似不宜分大小、而夏父弗忌則明白見新鬼大、故鬼小矣、宗伯掌鬼神之事、故以此言欺衆耳、若閔弟僖兄、閔少僖長、衆人所見皆同、安得言吾見哉、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杜註】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註】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安註】陸粲云，詩小宛，人之齊聖，鄭箋以齊為中正。下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注亦云，齊中也。衡案，小宛傳齊訓正，箋申之為中正，則齊雖可訓中，當以正為本義。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杜註】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杜註】不窋后稷子。【安註】正義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衡案，國語周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世后稷，謂自棄至不窋之父，皆為后稷。周本紀述彼文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遷以皆字易世字，亦不以不窋為棄子。自不窋至文王十五王，則自棄至不窋，亦十餘世，夏之衰，蓋指孔甲之時，但其間世次不明，故祭公以世字總之，而史遷亦唯書其官，蓋其慎也。韋昭以不窋為棄子，夏衰為大康之時，謬甚，杜亦襲其誤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杜註】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安註】正義，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杜註】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杜註】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杜註】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杜註】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

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杜註】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安註】衡案，注己欲上，疑脫仁者二字，不則而下當有不字。己欲立而立人，廢六關，【杜註】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安註】顧炎武云，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仁。惠棟云，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忠荅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為置，猶以亂為治，徂為存，故為今，曩為鄉，苦為快，臭為香，藏為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末游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為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廢六關，廢猶置也。廢與下文相對。衡案，禁無足謂之廢禁，廢固有置義，故置而不用，置而不去，皆曰廢。然古未有為建置之義者，義有所局也。文仲賢者，必不建新關以利其稅，魯國之關蓋不止六，六關舉文仲所廢耳。塞關陽關之屬，乃其所不廢，非旋廢旋復也。家語王肅所偽撰，豈足據以解此傳哉。下加字自通，不必訓去。論語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也。妾織蒲，三不仁也。【杜註】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杜註】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杜註】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杜註】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

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杜註】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安註】顧炎武云。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悖經甚矣。衡案。僖公之薨。以文公元年二月日食推之。其爲十一月審矣。至此年十二月。爲二十六月。則十一月已大祥矣。經傳皆書冬不言月。然據傳禮也之文。其十二月納幣明矣。顧云喪制未終。遂駁傳文。何也。如除凶之即位。則杜所持謬論。今置而不辨。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杜註】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虎卒。【杜註】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秦人伐晉。【杜註】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杜註】自上而隕。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安註】顧炎武云。如杜解。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註】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散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衛侯如陳。拜晉成也。【杜註】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杜註】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註】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杜註】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杜註】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安註】阮元云。石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寀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王念孫云。挍勘記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舉人之周也。【杜註】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安註】衡案。周猶終也。言不以一眚而半塗廢之也。與人之壹也。【杜註】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杜註】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註】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

以喩秦穆不遺小善、安衡註 案、孟明子桑皆名臣、恐不可言小善、蓋蘩之爲物、至微至薄、以喩能舉卑少也、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子桑有焉、杜註 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杜註 詒遺、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安衡註 案、翼毛傳訓敬是也、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杜註 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安衡註 案、隊而死、釋經雨字、蓋螽死而隊、見之如雨、故曰雨螽、但隊時未知其死、至地始知之、故云隊而死也、左氏之文、一字不苟如此、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杜註 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杜註 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杜註 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 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杜註 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杜註 改二年處父之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杜註 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莊叔以公降拜、杜註 謝其以公比君子也、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杜註 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杜註 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杜註 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經 四年、春、公至自晉、杜註 無傳、 夏、逆婦姜于齊、杜註 稱婦有姑之辭、 狄侵齊、杜註 無傳、 秋、楚人滅江、杜註 滅例在文十五年、 晉侯伐秦、衞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註 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安衡註 案、經曰風氏、注不必言風姓、林注作成風、正義亦云、以成風本是莊公之妾、疑杜注舊本亦作成風、今本誤耳、

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衞、以爲衞之良也、故免之、杜註 二年衞執孔達以説晉、 夏、衞侯如晉拜、杜註 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杜註 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纘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註 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杜註 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杜註 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 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杜註 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杜註】主、內主也、【安註】衛案、昏禮成於親迎、不親迎則使卿迎之、明其信也、而今使賤者逆之、是棄信也、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杜註】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杜註】祁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杜註】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杜註】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安註】衛案、矜矛柄、又莊敬也、其訓憐者當从令作矜、音憐、今矜字既發經典相承作矜、姑從今本、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註】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安註】正義偏檢諸本、君子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衛案、據正義、詩云二字、當定為衍文、但相傳已久、姑依今本、君子引此詩、亦斷章取義、言夏商之君、政不得其道、暴虐自肆、殘伐四方、是以四方諸侯究度、所以保其國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杜註】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杜註】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註】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杜註】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杜註】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杜註】敵猶當也、愾恨怒也、【安註】惠棟云、說文引、鎎从金氣聲、云怒戰也、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杜註】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安註】倅頤煊云、覺大也、孝經有覺德行、鄭注、覺大也、詩斯干有覺其楹、毛傳、有覺言高大也、以覺報宴、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大報宴、以酬其功、故下文云、其敢干大禮以取戾、今陪臣來繼舊好、【杜註】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杜註】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冬、成風薨、【杜註】為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杜註】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杜註】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會葬、【杜註】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夏、公孫敖如晉、【杜註】無傳、秦人入鄀、【杜註】入例

在十五年。秋楚人滅六。杜註 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杜註 無傳、與僖公六同盟。

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杜註 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杜註 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杜註 蓼國、今安豐蓼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杜註 蓼與六皆皐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安註 陸粲云、文十八年傳注、庭堅卽皐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注、今不知鄭得之書焉[illegible]庭堅卽皐陶、則臧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羅泌曰、六皐陶之後、預說誤矣、今案焦贛易林云、乜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皐陶之子若孫耳、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眞、盍二國皆皐陶之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得並擧之也、顧炎武云、德之不建、言二國之君不能自強於爲善、民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杜註 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安註 正義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陸粲云、案晉語亦云、舍於逆旅甯嬴氏、則非大夫明矣。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杜註 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安註 正義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陸粲云、漸書作潛、著沈深而潛退、非退弱也、段玉裁云、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卽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漸、與左氏合、衡案古書引洪範、皆云商書、據史記、武王不敢臣箕子、雖因其之朝鮮而封之、仍是商人、故稱其所著曰商書、又不改惟十有三祀之文、皆美其志也、杜云今謂之周書、則今文尚書既作周書、蓋伏生以其爲武王所說、改爲周書耳、古說爲長、沈漸是高明之反、謂[illegible]氣沈伏不亢爽。夫子壹之、其不沒乎。杜註 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杜註 寒暑相須。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杜註 言過其行。安註 衡案浮華而無實德。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杜註 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杜註 爲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杜註 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爲六年蒐於夷傳。

經 六年、春、葬許僖公。杜註 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杜註 行父季友孫。安註 惠棟云、世本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衡案據世本、當作季友曾孫、注脫曾字。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

侯驪卒、【杜註】再同盟、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杜註】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杜註】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狄、【杜註】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杜註】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杜註】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杜註】代先且居、趙盾佐之、【杜註】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杜註】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安註】衛案、必言溫者、終寗嬴之言也、改蒐于董、易中軍、【杜註】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安註】馬宗璉云、司馬彪郡國志、河東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劉昭引左傳改蒐於董、董澤之蒲以注之、璉案酈元涑水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蒐於董、即斯澤也、是酈元與司馬彪劉昭同、皆以董澤與蒐於董爲一地也、陽子成季之屬也、【杜註】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杜註】宣子趙盾謚、制事典、【杜註】典常也、【安註】衛案、典法也、每事有法式、正法罪、【杜註】輕重當、辟獄刑、【杜註】辟猶理也、【安註】陸粲云、辟法也、以法斷治之、阮元云、本或作辟刑獄、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辟刑獄、考文提要同、與正義合、釋文作辟獄、是亦獄字在上也、董逋逃、【杜註】董督也、由質要、【杜註】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杜註】治理洿穢、本秩禮、【杜註】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杜註】脩廢官、出滯淹、【杜註】拔賢能也、【安註】正義、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治舊洿者、國之舊政洿穢不潔、理治改正之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杜註】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安註】正義、晉語宋公孫固云、晉公子長事賈佗、又曰、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共敬、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是以公族從文公也、衛案、僖二十三年、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賈佗後出從重耳、故不在五人之數、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杜註】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秦伯任好卒、【杜註】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杜註】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杜註】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杜註] 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杜註] 建立聖知、以司牧民、 樹之風聲、[杜註] 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安註] 陸粲云、謂樹立其風化聲教也、如杜說則惟樹聲耳、故孔疏亦微譏其誤、 分之采物、[杜註] 旌旗衣服各有分制、 著之話言、[杜註] 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 爲之律度、[杜註] 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 陳之藝極、[杜註] 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 引之表儀、[杜註] 引道也、表儀猶威儀、[安註] 王念孫云、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愼少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檥幹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幹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喩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儀卽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 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杜註] 訓典、先王之書、 教之防利、[杜註] 防惡興利、 委之常秩、[杜註] 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安註] 衡案、委屬也、秩祿也、委屬官司以常祿、 道之以禮則、[安註] 惠棟云、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 使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卽命、[杜註] 卽就也、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杜註] 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安註] 陸粲云、諸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蓋言其臨事過於周詳耳、非以聞晉侯疾故也、 其人曰、將焉用之、[杜註] 其人從者、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杜註] 難卒得、 過求何害、[杜註] 所謂文子三思、[安註] 衡案、豫凶事、非禮也、文子所爲如此、故時人謂之三思而行、若能三思、必無此過、故仲尼斷之曰、再斯可、言能再思則可、安能三思哉、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杜註] 立少君恐有難、[安註] 顧炎武云、謂連年有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趙孟曰、立公子雍、[杜註] 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杜註] 抒除也、[安註] 正義、服虔作紓、紓緩也、陸粲云、說文、抒挹也、不得爲除、當從服虔本作紓、紓緩也、解也、焦循云、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渫也、易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義、意

也。史記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泥濁也。渫與除相近矣。莊三十年傳、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抒古通借耳。抒之爲除、亦猶舒之爲徐。衡案、斟而損之曰挹。出米於臼曰抒。抒挹義通。故說文云、抒挹也。杜訓抒爲除、亦取抒出之義。意本可通。但依服本作紓、義似長。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杜註〕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杜註〕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杜註〕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杜註〕震威也。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註〕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杜註〕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杜註〕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卑。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杜註〕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安註〕惠棟云、世本云、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子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曰、宣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輿、即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耳。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棟案、焦氏讀士爲土、訓爲杜、其言亦卓。嚴杰云、晉語訾祏曰、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爲氏。以士爲土、恐未然也。存考。衡案、嚴說是也。土杜之假借、不可取以爲姓。但惠說可悅、足以惑人。故舉而正之。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杜註〕郫晉地。〔安註〕馬宗璉云、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郫亭。襄二十三年傳、戍郫邵。是時齊侯伐晉入孟門、登大行。是郫邵乃晉河內適河東之隘道。公子樂來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註〕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杜註〕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註〕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杜註〕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杜註〕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杜註〕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杜註〕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杜註〕言己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杜註〕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杜註〕殺季家、欲以除怨、宜是益仇。〔安註〕中井積德云、仇賈季也。言殺帑雖損我之怨、而賈季之仇我則益深。衡案、下文云、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則仇非謂宣子怨己也。杜謂賈季之外別益二仇、故為宣子怨己、不知益與損對言。唯殺賈季之帑、而不能殺賈季、我怨雖損、而未全除焉、而賈季之仇我益甚、故云、損怨益仇。非謂賈季之外別益一仇也。履軒得之。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杜註〕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杜註〕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杜註〕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杜註〕順時命事。〔安註〕阮元云、隋書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衡案、下句云、事以厚生、則事謂農事。此句作作事、謂民自作之。作序事、謂上為次序之。杜云、命事、是為次序之、則其本亦作序事。今本作作事、轉寫之誤耳。事以厚生、〔杜註〕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杜註〕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郚。〔杜註〕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杜註〕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宋人殺其大夫。〔杜註〕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杜註〕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安註〕衡案、秦以好意來、而晉潛師敗之、罪在晉。故書晉人。凡不可戰而戰、書戰以罪之。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我有辭也。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遂興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郎之戰、齊衛鄭有罪。宋之戰、宋有罪。皆書曰戰。是皆陳曰戰之外、別有此例。此役晉既背秦約、又潛師夜起以敗其衆。故書戰以罪之。而杜仍據皆陳曰戰之例以解之、非經傳之意也。晉先蔑奔秦。〔杜註〕不言出、在外奔。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杜註〕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冬、徐伐莒。〔杜註〕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安註〕衡案、徐小而在夷、猶春秋之初楚書荊耳。非以告辭也。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杜註〕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杜註〕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杜註】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杜註】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杜註】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杜註】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杜註】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杜註】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註】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庥之多、【安註】陸粲云、傳以葛藟喩公族、本根諭公室也、衡案、博雅、藟藤也、唐書方技傳、善撫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常春藤者、千載藟也、詩樛木、葛藟纍之、王風綿綿葛藟、鄭箋皆云、葛也藟也、陸璣草木疏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是葛藟分明二草之名、杜訓藟爲纍、非也、故君子以爲比、【杜註】謂詩人取以諭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杜註】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杜註】衡案、德恩也、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杜註】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杜註】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杜註】卬昭公黨、【安註】衡案、卬蓋陰贊除羣公子之謀、故樂豫讓司馬、以悦公及卬之心也、八年、襄夫人殺卬、傳云、昭公之黨也、是其證、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杜註】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安註】衡案、殺者衆、不可盡名、又無所主名、故書宋人、總之、非名不可知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杜註】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杜註】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杜註】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杜註】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杜註】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安註】顧炎武云、畏穆嬴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杜註】克先

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杜註〕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津爲右、及堇陰、〔杜註〕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杜註〕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杜註〕蓐食、早食於寢蓐也、

〔安註〕衛寀議定、而未發、恐先蔑違之也、秦既多與公子雍徒衛、若持議數日、秦人知其謀、或因先蔑納雍、勝敗未可知、及堇陰、則秦人既近、先蔑雖異議、不憂其謀之漏洩、故始宣言不受秦、宣子之謀事周密、而左氏記之、直寫其肺肝矣、秣馬亦夜秣之、不言夜者、下言蓐食、可知也、盾恐秦人知其謀、故及堇陰之夜、即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所以勝也、王引之不知兵機、訓蓐爲厚、迂踈可笑、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杜註〕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

〔安註〕顧炎武云、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刳、玉篇、刳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衛寀、河東無秦地、刳首亦是晉地、玉篇作秦地、誤耳、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杜註〕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杜註〕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傳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杜註〕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杜註〕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杜註〕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安註〕衛寀、猶言爲人去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杜註〕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杜註〕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杜註〕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杜註〕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杜註〕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

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註〕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杜註〕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安註〕衡案、其國謂後至之國、敏勉也、疾也、言魯侯後期、不書所會諸侯、為魯侯辟不勉疾於事之過也、諸侯後期、沒其國不書、為後期諸侯辟不勉疾於事之過也、杜注大謬、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杜註〕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杜註〕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杜註〕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杜註〕鄢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杜註〕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杜註〕平二子、使仲舍之、〔杜註〕舍不娶、公孫敖反之、〔杜註〕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杜註〕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註〕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杜註〕柔安也、〔安註〕衡案、懷來也、使之來歸、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杜註〕逸書、戒之用休、〔杜註〕有休則戒之以勿休、〔安註〕衡案、戒飭之以行休美之事、董之用威、〔杜註〕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安註〕衡案、夏書止此、下乃郤缺釋書之辭、撰偽書者并采之、又顛倒其文、入之大禹謨中、孔穎達依偽書以釋之、非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杜註〕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安註〕衡案、義宜也、得三事所宜而行之、謂之德與禮、德本或誤得、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杜註〕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杜註〕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

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杜註】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解其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杜註】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螽、【杜註】無傳、為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杜註】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註】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杜註】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安註】正義、劉炫云、服虔以為致之于鄭、陸粲云、據傳文、似是致之於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杜注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此云今并還衛、立文不明、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劉炫從服虔說、以為致之於鄭也、更詳之、劉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五年、此人蓋因地為氏、非晉君壻也、未知是否、傳遜云、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質于鄭、趙穿亦公壻、何穿不稱、而池獨稱乎、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言申虎牢、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衛寀、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承七年郤缺之言也、郤缺不言鄭田、然趙盾感盍使睦者歌吾子之言、并還侵地於鄭、故傳變文云、且復致申與虎牢、二邑大都、以名通者、故不繫之於鄭、傳意甚明、無可疑者、公壻劉傳以為氏是也、夏、秦

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杜註】令狐役在七年、秋、襄王崩、【杜註】為公孫敖如周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杜註】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陽、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杜註】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杜註】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杜註】己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杜註】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杜註】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杜註】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杜註】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杜註】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杜註】登之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杜註】士縠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

不可廢也、從之、[杜註]孤偃道衰、有從亡之勳、[安註]衡案、從亡多矣、獨舉狐趙者、以其所贊成多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杜註]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爲亂、[杜註]爲明年殺先克張本、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杜註]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杜註]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杜註]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杜註]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杜註]無傳、告于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杜註]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杜註]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杜註]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杜註]無傳、七年同盟于扈、九月、癸酉、地震、[杜註]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故書、冬、楚子使椒來聘、[杜註]稱君以使、大夫也、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杜註]衣服曰禭、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安註]衡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亦不稱夫人、則公與夫人同序、例不稱夫人、非從來者辭、

也、葬曹共公、[杜註]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杜註]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起、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杜註]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杜註]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杜註]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安註]正義、傳箕鄭先士縠、經士縠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衡案、五人同謀、而踰月殺士縠等者、始未覺其與謀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杜註]范山楚大夫、[安註]衡案、志不在懷諸侯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杜註]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杜註]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杜註]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爲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夏、楚侵陳、克壺丘、[杜註]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杜註】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杜註】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杜註】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杜註】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爲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安註】衡寀圭璧傳自先君、凡聘享束帛加璧、今執之傲、故言傲其先君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杜註】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爲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杜註】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杜註】無傳、公與小斂、故書日、夏秦伐晉、【杜註】不稱將帥、告辭略、楚殺其大夫宜申、【杜註】宜申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註】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杜註】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冬狄侵宋、【杜註】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杜註】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杜註】少梁馮翊夏陽縣、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杜註】報少梁、【安註】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齊召南云、地理志云、左馮翊徵、顏師古注曰、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謂取北徵、正此地耳、而杜元凱未詳其處也、衡寀晉雖有河西、其境恐未及馮翊、上文云晉人伐秦取少梁、注云、少梁馮翊夏陽縣、是晉始取馮翊一邑、可見當時馮翊屬秦、此云秦伯伐晉取北徵、則北徵晉國內地、非與秦接壤之地、故杜不言其所在、釋文未是、初楚范巫矞似、【杜註】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杜註】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杜註】商楚邑、今上雒商縣、沿漢泝江、將入郢、【杜註】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宮、【杜註】小洲曰渚、【安註】馬宗璉云、水經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酈元曰、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爲工尹、【杜註】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杜註】仲歸子家、不書、非卿、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

栗頃王立故也【杜註】傳十年、狄滅温、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杜註】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杜註】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安註】衡案、誘訹呼也、不待楚訹呼而降、所云先爲之弱也、不能無能爲也、遂道以田孟諸、【杜註】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杜註】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杜註】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註】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安註】正義、宋公爲右盂、無畏爲左司馬、而誅宋公之僕、自謂當官而行、明無畏當右、子朱當左、是其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使各掌一甄、自然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命夙駕載燧、【杜註】燧取火者、宋公違命、【杜註】不夙駕載燧、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杜註】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杜註】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杜註】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愼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杜註】爲宜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杜註】爲明年楚子伐麇傳、【安註】惠棟云、麇亦作麕、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麕至於錫穴、釋例云、麕在當陽、衡案、十一年傳、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十六年傳、麇人率百濮聚于選、濮見牧誓注云、在江漢之南、以二文言之、麇應在楚西南、當陽近江陵、江陵楚東境、近楊州、當陽又在其東、則當陽與麇風馬牛不相及、釋例非也、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杜註】討前年逃厥貉會、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杜註】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安註】釋文、叔彭生、叔又作弔、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阮元云、石經宋本無仲字、案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惠棟云、圏稱云、襄邑本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衡案、石經宋本無仲字、筐作匡、皆是也、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杜註】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杜註】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

滑橐地、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杜註〕錫穴麋地、〔安註〕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歷反、阮元云、石經岳本纂圖本錫作錫、與釋文合、按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又曰、錫本或作錫星歷反、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文亦作錫穴、似作錫字爲當、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杜註〕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杜註〕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鄋瞞侵齊、〔杜註〕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杜註〕莊叔得臣、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杜註〕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杜註〕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杜註〕摏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杜註〕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杜註〕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杜註〕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

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杜註〕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杜註〕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杜註〕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杜註〕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安註〕顧炎武云、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穀甥牛父、誤、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耏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衛寀之、與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注云、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是也、此役皇父爲將、若不死、當首賞之、而耏班獨受賞、明駟乘之中、耏班獨存、故杜訓之爲與、謂三子皆死、是也、顧讀之如字、以二子爲皇父之子、撿上下文、不見皇父之子與此役之事、傳何以獨記其死也、至言三大夫亦有賞、特以耏門之名、追錄班受賞之由、餘不及載、直取之胷臆、不復顧文義事情、其妄不足辨也、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杜註〕門關門、征稅也、〔安註〕王引之云、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云、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傳言以門賞耏班、而不及關、下文又云謂之耏門、則爲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爲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別矣、衛寀門乃郭門、亦謂之國門、非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之門、郭內有市、故其門有稅、自內出者征於門、自外入者征於關、市則有征有廛、司關所云聯門市是也、王以門爲城門、蓋亦謂郭門、然措辭之間、未免爲微誤矣、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杜註〕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二年、〔杜註〕魯桓之十六年、〔安註〕陸粲云、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譌、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

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杜註〕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旣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註〕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杜註〕伐齊退走、至衛見獲、

鄋瞞由是遂亡、〔杜註〕長狄之種絕、〔安註〕顧炎武云、傳云亡者、特其國亡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衛案、鄋瞞兄弟身軀長大、其勇力蓋亦殊絕於一時、特此以暴橫於諸夏、終亡其國、故傳歷序其死、至此乃言鄋瞞由是遂亡、其意蓋明力之不足恃、不止記其異也、杜以傳爲專記異、又見上文歷擧其死、而以鄋瞞由是遂亡結之、以爲種絕、顧駁之是也、然言杜以後世無長人爲種絕、則亦非杜意也、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杜註〕安處也、夫鍾、郕邑、〔安註〕衛案、其意安處於夫鍾也、

國人弗徇、〔杜註〕徇、順也、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杜註〕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

杞伯來朝、〔杜註〕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杜註〕旣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

夏、楚人圍巢、〔杜註〕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杜註〕術不稱氏、史略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杜註〕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註〕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杜註〕大子自安於外邑故、

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杜註〕郕邽亦邑、〔安註〕惠士奇云、服虔以郕邽爲郕邦之家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然則邽不從邑、王引之云、寶圭之說是也、郕大子以郕邽來奔、猶莒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郕爲伯爵、當執躬圭、圭爲郕國之寶、故謂之曰郕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若以圭爲郕之邑名、則夫鍾亦是郕邑、何獨於圭而曰郕乎、且郕大子所挾之邑、則爲郕邑可知、又何須加郕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之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爲邾漆邾濫莒牟婁也、以是言之、郕邽必非邑名、說文、邽、隴西上邽也、而不云郕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郕邽者、左傳舊解、亦無訓爲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者、遂加邑作邽、於是郕圭之爲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

也、〔杜註〕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杜註〕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安註〕顧炎武云、劉原父曰、此郕大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大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眞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出奔也、衡案、郕邽、服虔以為郕國之圭、是也、侏儒為大子、君卒當立、而國人別立君、不得已、以其所居之夫鍾與郕國之命圭來奔、魯侯閔其意而利其地、又取其執命圭、以諸侯逆之、然侏儒實大子非諸侯、故傳明斷之曰非禮也、然後繼之曰故書曰郕伯來奔、是春秋書郕伯、貶魯侯以諸侯逆之、以示過舉一出千載不可得而改之義、言各有當、非言魯侯以諸侯逆之、慢然書曰郕伯也、後儒深刻不通禮、其棄左氏而説春秋、率求之一端、其迂僻刻薄、有甚於胡傳、學者察焉、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杜註〕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杜註〕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安註〕衡案、未歸本或作未笄、今從宋本岳本、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杜註〕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杜註〕女未嫁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杜註〕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杜註〕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註〕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杜註〕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杜註〕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杜註〕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杜註〕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安註〕中井積德云、圭璋皆先君相傳之器、故稱先君之弊器、衡案、使臣所執乃冢圭、非命圭、然亦傳自先君、故可稱先君之弊器、履軒是也、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杜註〕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杜註〕賄贈送也、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註〕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註〕代先克、郤缺將上軍、〔杜註〕代箕鄭、臾駢佐之、〔杜註〕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杜註〕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杜註〕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杜註〕代步昭、以從秦師于

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杜註〕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杜註〕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杜註〕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杜註〕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安註〕焦循云、在穿也、故云涉知、衛案、謂其意不在軍事、言不以勝敗為意也、九年傳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亦謂晉君之意不在諸侯叛服、故云北方可圖也、若解晉君未嘗涉知諸侯、恐不可通、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註〕肆暫往而退也、〔安註〕惠棟云、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詩云、是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暫往而退、此釋輕、非釋肆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杜註〕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杜註〕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杜註〕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杜註〕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師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註〕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杜註〕慭缺也、〔安註〕釋文慭魚覲反、方言云、傷也、字林云、間也、正義慭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慭也、沈氏云、方言云慭傷、傷即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杜註〕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杜註〕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杜註〕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左傳輯釋卷八終